

普绪赫文丛
臧建民 艾以 主编



海湾落日

——
武振平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普绪赫文丛 V

臧建民 艾 以 主编



郑州大学 *040107947582*

I247.5
W990

海湾落日

武振平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I247.5
W99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湾落日/武振平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1.

(普绪赫文丛/臧建民, 艾以主编. 第5辑; 4)

ISBN 978-7-5426-3431-3

I. ①海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0593 号

普绪赫文丛 V (海湾落日)

主 编 臧建民 艾 以

著 者 武振平

责任编辑 钱震华

特约编辑 黎 迦 蓝 漪

装帧设计 王逸凌

责任校对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/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江苏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2400 千字

印 张 110

书 号 ISBN 978-7-5426-3431-3/I · 507

定 价 300.00 元(全 10 册)

总 序

近几年,上海作家协会着力建设服务型作协,为作家多办实事和办好实事,推出了一系列举措,其中一项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出版提供支持和服务,《普绪赫文丛》就是一例。以“普绪赫”命名的文丛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。收进《普绪赫文丛》的作品,作者或是作协会员或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,他们热爱并坚持文学写作,少则一二十年,多则五六十年,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。

普绪赫是上海作协花园里的一尊雕像,这个花园被称为爱神花园。早在1926年间,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在设计方案中,就已将普绪赫喷泉作为花园的象征,而普绪赫则成了爱神花园的灵魂。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,她总是会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地方,由此普绪赫也成为上海作协的标志。

在希腊神话中,普绪赫是人类灵魂的化身。普绪赫为了争取幸福,她绝不服从万能的神的安排,在经受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,与爱神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,获得了幸福。普绪赫不畏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,来自于她的坚定信念。由此,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创造了属于人的理想世界。这个神话寓意深远,作为

艺术形象普绪赫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完美。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是蝴蝶和灵魂。古希腊人认为,从蛹里钻出来的蝴蝶,代表人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躯体,经过痛苦和不幸而净化的人,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蝴蝶在痛苦、长久的净化后拥有的美丽和动人,恰是人的灵魂即精神的形象写照。

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,关系着民族的灵魂,犹如人类灵魂的灯塔。文学要承当社会使命,事关着人类的文明,健康向上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。作家的创造性劳动,展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,带给读者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巨大的。值得肯定的是《普绪赫文丛》的作者们,他们对文学持有坚定信念,在文学道路上都有过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,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,从各个侧面表现人生,描写社会和自然,研究探讨文学中的各种规律,表达他们独特的主观见解和深刻的内心感受,给予我们审美感觉、艺术魅力和理性反思,使我们感悟到人生真谛和心灵启迪,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。

普绪赫是不朽的,她永远透射出青春的力量。文学是不朽的,她永远引领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前行。但愿《普绪赫文丛》的作者们,文学之树常青,有更多的作品问世。

臧建民

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、秘书长

目 录

海湾落日	1
秘书生病	229
时间	235
后记	243

海湾落日

序 幕

傍晚，我又坐在小院里的石阶上，凝望着海湾西方的落日。

我爱看落日，并不是因为已经年过半百，也不是因为有什么“黄昏思想”。“文革”期间，“革命小将”批斗过我一顿，查问我为什么喜欢看落日黄昏景，不爱朝阳东方红。这当然查不出什么名堂，最后只好以“世界观没有改造好”，“作为人民内部矛盾”，不了了之。其实，欣赏落日，是我从小养成的爱好。我家自祖父开始，租住的这两间房屋，虽然狭小破旧，却地处一座山头的西坡之上，屋外小院就面对浩淼的港湾，万里海空，尽收眼底。天晴日，可以看到几十里外远方的对岸，一脉细长绵延的山峦，好像为海面 and 天空划了一条分界线。可是，任你极目眺望，仍旧很难分清哪是海，哪是天。傍晚时刻，景色就更奇妙了。我记得，四五岁的时候，就爱坐在石阶上，望着正在落山的太阳发呆，径自流连不愿离去。我的老秀才祖父常常陪我坐在旁边，趁机教我背一些唐诗，例如，“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堦；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之类。那时我也不懂黄昏有什么好与不好，为什么用“只是”两个字流露憾意；相反，却觉得夕阳下的大海，天空，云霞，远山……景色美极了，任凭我驰骋遐思。联想到童话、神话

里的一些故事，上天入地，跨越时空，就像文学界曾经十分时髦的所谓“意识流”那样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“流”到了什么地方。那时候，日本侵华战争还没有爆发，幼小的心灵真是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！现在，时间流逝了几十年，人事几经变迁，天翻地覆，沧海桑田，而我也已经两鬓添霜，由少年、青年而过了“知天命”之年，引起的联想也和当年完全不同了。

“文革”以后推倒了一切加在我头上的不实之词，还得到提升。担子重了，工作更繁了，闲情逸志也更少了。星期六下午，没有会，下班早，忙里偷闲，放松一下，坐在小院子里，欣赏一下久违了的落日美景。可是，大自然不解人间事，这里的黄昏景色竟和几十年前一样，仿佛就是昨天。

日落前后的晚霞最灿烂！特别是初夏时节，淡云飘荡，在傍晚的夕照下，每一朵浮云都点染着不同的颜色。夕阳把红、黄、蓝三原色按照不同的比例，不同的深浅，搭配成各种各样美妙的色彩，涂抹在云朵上。什么鲜红、粉红、桃红、淡红、橙红，什么金黄、浅黄、橙黄，什么墨绿、淡绿、草绿、苹果绿，什么绛紫、葡萄紫……而且浓淡不同，层次无限。只要你说得出来的颜色，几乎都能从晚霞上找到；而你看到的晚霞颜色，却不能一一都说得出名称来。海面呢，这时平静得像一片湖水，只有一条条微波荡漾，甚至很难找到一缕浪花。虽然她已不像中午时刻那样翡翠般的嫩绿透明，富丽堂皇；却换上了一袭庄重暗绿的晚装，优雅高贵，依然风韵多姿，引人遐想。在西边远方的海面上，那条起伏不平的山峦，现在却像一把细长的黑色魔剑，把紧抱在一起的海面和天空，无情地从中劈开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太阳现在也不再那么灼灼逼人，而变成了一轮橙红的球，又大又圆，悬挂西天，温馨可亲。随着这大红球逐渐由明转暗，从橙红慢转暗红，云朵的

色彩也不停地变化，愈变愈灰，愈变愈深。不光是天空的云霞变色，海面、沙滩、道路、房屋、远近的山峦……整个大地都在变，愈变愈暗。好像有一幅神秘的黑纱，正悄悄地袭来，轻轻地覆盖在地表之上。这时候，太阳的脚步你也看得最清楚，能够看到这大红球，怎样一秒一秒、一步一步落向西方天际黑黝黝的远山；接着，就好像日食那样，一口一口被山头吃掉。先是它的底边被咬掉一瓣，接着是一口又一口，被吃掉愈来愈多，太阳也就渐渐由圆而半圆，由半圆而成残月，最后只剩下一颗耀眼的金星，在黝黑的山头闪烁，向世界作深情的告别。刹那间，金星也消失了；顿时，地面一片灰暗。接着，晚潮汹涌卷来，吞噬掉所有礁石，漫没了整个沙滩。

噢！现在大红球正逼近西山黝黑的峰头！

“对不起，这里有一位高先生吗？”

一声轻柔的女性询问，打断了我的遐思。顺声看去，只见石阶下木栅门外，站立着一位身穿银灰色西服衣裙的妇女，正仰着头向我探询。听她变了调的中国话，看她东方人的脸型，猜想大概是日本妇女。她问的“高先生”，那是隔壁的退休工人高师傅。

我走下石阶，她双手垂胸，向我深深鞠了一躬，完全是日本式的。又问了一句：

“高先生……住这里吧？”这也是日文的倒装语法。

我微微点头还礼，指指右坡上的一座居民楼，“高先生？就在隔壁三楼，”又加上一句：“302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看看隔壁的五层楼房，却摇摇头。又不待邀请，径自跨进木栅门，左右张望。她望望我家住的这座小楼，目

不转睛地凝望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，接着，又盯着我看了一眼，仿佛要从我的脸上寻找什么答案。我被看得有点不自在起来。

好像不是找老高，我拣起一根小树枝，在地上画了一个“高？”，抬头望着她。

她摇摇头。

哦！我想起来了，日语里把“黄”字训读为“kao”，难道是我的？

我便在地上又画了一个“黄？”字试试。

她看了点点头，又抬起头，以超过礼貌的常规凝视着我，突然露出惊喜，迸出了一句日本话：“貴方は黄様ですか？”^①她激动地伸出手，迟疑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。

我十分意外，点点头。我没有日本朋友呀，更没有日本女朋友！“文革”时期，“海外关系”早就交代清楚啦，怎么现在又来了一个日本女朋友？我也超越礼貌常规地盯着她看：丰腴圆润的面颊，好像四十岁左右。眼角的几丝鱼尾纹，头上的几根白发，又好像过了五十。而两条浓黑的眉毛，特别是一双明亮的眼睛流露出来的往日风韵，使我蓦地想起了一个女人，……

还不等我发问，她就急切地自我介绍：“私は山村良子です！まだ私を記憶するか？”^②讲的完全是日语了，还是那软绵绵的东京口音。

“啊！……”我失态地叫了一声，果然是她！我激动地、喃喃地用日语回答：“記憶する、記憶する、良子様、忘れろことができて、永久に忘れろことができない。”^③

① “你是黄先生吗？”

② “我是山村良子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③ “记得，记得，忘不了，永远忘不了。”

她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又把左手紧紧地盖上来。我也用双手紧紧握住她的双手。我看见她眼睛里溢出亮晶晶的闪光，我也感到两眼发涩，拼命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。

“那是谁呀？”我的老妈妈听到声音，跑出屋门，看到下面一个陌生妇女，好奇地大声问道。她虽然已年过七十，依然身心健朗，嗓音洪亮。

良子看到妈妈出来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激动地奔上石阶，伸开双臂紧紧抱住妈妈，用不太纯熟的中国话连连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是良子啊！”

妈妈惊讶地捧住良子的脸，左看右看，终于“哇”的一声，抱住良子大哭起来。接着，她又松开手，用手背擦着眼睛，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良子啊，我的好女儿，我想死你了，你终于来了”，接着，又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可是，……”

我知道她要讲什么，连忙跑上来，向她使了一个眼色，堵住了她的嘴。正好一辆出租车开到门口，良子又忙着跑下去，领了一个小伙子上来。小伙子先向妈妈深深鞠了一躬，又向我深深鞠了一躬，抬起头，我一看，吓了一跳：这不是三十年前的刘茂林吗？顾长英俊，好帅！

“彼は私の息子です^①，山村茂林。”良子微笑着说。

啊！……不需要介绍，一切都明白了。

① “这是我的儿子。”

那是苦难的 1944 年，血腥的太阳旗阴影下。

“刘茂林要做浅田的干儿子了！”

不知谁开了这个玩笑，一下子传遍了高二宿舍，也传进了我们 18 号这间“牛马棚”。18 号住着三个人，除我以外，一个就是刘茂林，还有一个是“马可尼”，大家把我们这间宿舍叫做“牛马棚”。“牛”者刘茂林也，因为他长得高大如牛，同学们都叫他“大刘”，转音为“大牛”；“马”者“马克尼”也，其实，他原名马克礼，因为他喜欢摆弄矿石收音机，面孔长得也像图片上意大利的发明家马可尼，特别是“克礼”和“可尼”声音相同，故名；“棚”呢，就是我了，因为我的大名是黄云鹏，棚、鹏同音，就被借用了。虽然我们三人对这个“雅号”并不满意，但是“牛马棚”大家叫惯了，约定俗成，我们要反对也无能为力了。

这天晚自习前，刘茂林拎了一个沉重的蓝布袋回到宿舍，我马上取笑他说：

“小浅田收你做干儿子了？”

“混蛋！谁胡说，我去揍他。”他好像也听到了风声，并不在意，只是随口骂了一句，就轻轻地把布袋放到床上。

这个玩笑谁也不会相信，可是大家都觉得也不无“道理”，大牛近来确实有点异样。浅田是学校里的日语教师，日本人，长得又小又丑。看样子，四十多岁了，却只有十一二岁女孩子那么高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站在讲桌后面也只能露出一个头。她人长得矮丑，心更坏。她把日语课上成“政治教育课”：奴化教育课。开口不是“大东亚圣战”，就是“日中提携”“共存共荣”。她教训我们要感谢“大日本皇军”给我们打下了这一块“王道乐土”，所以要好好学习日语，为“日中友好”效命。……她自诩讲的是东京口音，是日本的标准话，要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学习机会。

可是，却没有人领她这个情，管你什么东京音、西京音！那时候，学日语是强迫的，不学不行。我们觉得这是做亡国奴的标志，也是做亡国奴的耻辱，全班三十几个同学，没有一个是真心学、认真学。浅田也看出了这一点，只要我们回答不出问题，做不好作业，她就骂人。她不会中国话，就只好用日语叽里咕噜骂一通。好在大家听不懂，管她骂些什么。最后，她总是伸出小手朝我们戳戳，用半中半日的“协和语”威胁我们说：“あなたたちは日本語を勉強せず、思想はとても壊れろ，我的知道。”^①

因此，大家最恨她，背地里骂她“女鬼子小浅田”，简称“浅田”。据说，她还是日本宪兵队派到学校来的“顾问”，专门来监视中国老师和学生的。所以，大家对她又恨又怕。

大刘过去也和大家一样，不好好学日语，有时候还故意提一两个抓不住把柄的怪问题，和浅田捣捣蛋。可是，这学期开学不久，他却变了。上课听讲特别认真，浅田总是叫他站起来朗读课

① “你们不好好学日语，思想大大的坏，我的知道。”

文，讲语法。下了课，他还跟在浅田屁股后面，问这问那。考试大家不及格，只有他总在 80 分以上。乐得浅田哈哈笑，常常在课堂上表扬刘茂林，要大家学习他的榜样，还说要保送他到东京帝国大学去留学。这样一来，同学们的冷言冷语就多了起来，个别的甚至骂他是汉奸，“做浅田的干儿子”不过是最新“版本”罢了。但是，我知道大牛绝不是那种人，他不会对浅田有好感，他恨透了日本人。他在家乡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兵杀人放火，实行“三光”，就是为了逃避鬼子“扫荡”，去年才跟着他的寡母来到这个山城外婆家。可是，最近他学日语为什么忽然这样卖力呢？其中肯定有什么“秘密”。

“干儿子你倒不一定想做，那么，你上浅田的课现在为什么那样卖力！？”

“哈哈，这个小浅田，我才不会拍她的马屁！”他答非所问。

“那又是为什么？”我继续追查。

“哈哈！”他又打了一个“哈哈”，从蓝布袋里得意地抽出一张唱片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你看！”

唱片！我一把抢了过来，读了读上面的曲名：《Symphony 6, Beethoven》问道：“是《命运》？”

“不”，他得意地纠正道：“《田园》，Pastrol。”

“啊，《田园》，好极了！”我不禁哼起它第一乐章“到达乡村时的愉快感受”的旋律……

“好的还有呢！”他又抽出一张。

我拿过来一看，一面是《Ave Maria, Schubert》，另一面是《Klane Nacht Musik》，我读不下去了。

“这是舒伯特的小夜曲，这是德文。klane 是‘小’，nacht 就是英文的 night，musik 就是 music。”他拿过唱片，指指点点说。